

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段）文化价值及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谢静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2

DOI:10.61369/IED.2025050009

摘 要： 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成都，从成都向南分别为西、中、东三条主线，道路分为灵关道、五尺道和步头道。其中“灵关道”即四川段从包括成都、邛崃、雅安、西昌、会理抵达云南大理。国外段分为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以四川为起点的为《史记》记载的西路“蜀身毒道”，从四川经云南到达缅甸、印度、西去巴基斯坦、阿富汗。本文总结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赋予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的文化意义，在当前将“讲好中国故事”与“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相结合的背景下，提出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段）文化价值及国际传播策略。

关 键 词： 南方丝绸之路；国际传播；文化价值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Valu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Southern Silk Road (Sichuan Section)

Xie Jing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72

Abstract： The Southern Silk Road starts in Chengdu and extends southward into three main routes: the West Route, the Middle Route, and the East Route. These routes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Lingguan Road, Wuchi Road, and Butou Road. Among them, the "Lingguan Road," also known as the Sichuan section, passes through Chengdu, Qionglai, Ya'an, Xichang, and Huili, finally reaching Dali in Yunnan. The foreign section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routes: the West Route, the Middle Route, and the East Route. The West Route, starting from Sichuan, is recorded in "Shiji" as the "Shu-Shendu Road," which runs from Sichuan to Myanmar, India, and westward to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via Yunna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ssigning significant cultural meaning to i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combining "telling good Chinese stories" with "building a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ultural valu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Southern Silk Road (Sichuan Section).

Keywords： Southern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value

引言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意义、核心任务与实践路径。他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这一讲话不仅明确了国际传播在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更强调要通过“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的方式，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在全球叙事格局中的话语主导力。要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产生更大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外传播战略从“走出去”到“讲得好”的升级转向，也回应了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呼声。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多元共存与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2]

在2023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是在全球话语权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所作出的战略部署，旨在打破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刻板化、单一化、甚至负面化叙述，主动建构符合中国现实、展现中国智慧的全球文化叙事体系。

在当下国际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语境中，中国故事的讲述不应仅局限于宏大叙事，更应注重微观文化、地域性经验、民族多样性与民间信仰等元素的挖掘与重构。南方丝绸之路、少数民族文化记忆、节庆仪式与神话叙事等，正是构成中国文化多样性与厚重历史层积的重要载体。这些内容不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深度与多元包容，也为构建具有全球传播力的“中国叙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从传播手段上来看，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仅需要内容资源的深度开发，还需要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应积极利用短视频、数字人文、人工智能等新媒介手段，提升中华文化内容的可视化表达力与跨文化传播力，真正实现从“信息输出”到“情感共鸣”的传播跃迁。^[3]

一、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况与文化价值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往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古代东西方国际交通线。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交通线有四条，包括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中华文明以及中国文化元素传播到东南亚、南亚及西亚文明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互动，从互动中发掘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成都，从成都向南分别为西、中、东三条主线，道路分为灵关道、五尺道和步头道。其中“灵关道”即四川段从包括成都、邛崃、雅安、西昌、会理抵达云南大理。国外段分为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以四川为起点的为《史记》记载的西路“蜀身毒道”，从四川经云南到达缅甸、印度、西去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尺道经云南大关至宣威，再经昆明，楚雄抵达大理。步头道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一条水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进行交互交往。南方丝绸之路基于成都平原为重心的国际贸易路线。古蜀地区经南方丝绸之路向域外输出的商品很多，包括丝绸、蜀布、笮竹杖、茶叶、玉石等商品，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符号。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来自印度的货币，唐五代时期成都的季节性贸易就已经发展成为按照物品季节月令定期销售的大集市，宋朝市场规模扩大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代四川流行纸币后传播到越南。^[4]

南方丝绸之路的价值远超物质交换，它更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与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通过南丝路线，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信仰、节庆仪式、民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与东南亚、南亚各民族互动过程中，被接受、吸收并融合，推动了区域内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首先，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佛教自汉魏时期即由印度传入中国西南，并在南丝沿线广泛传播，推动了峨眉山、鸡足山等佛教圣地的兴起。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学、民间信仰亦沿路线传播，最终形成川滇地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民间宗教格局。

其次，节日与仪式是南丝文化传播的关键媒介。诸如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白族三月街等民族节日，不仅具有原始信仰礼仪性质，也成为多民族间信息、情感、物资交流的重要节点。

节日作为“可表演的文化记忆”，不断激活族群记忆，强化文化认同，是理解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交往的重要文化代码。

再次，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广泛存在的“神话叙事体系”与“本主信仰结构”也构成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例如，大理白族本主信仰中的祖先崇拜、护佑神话不仅是族群历史记忆的象征，也体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这些文化叙事通过节日、祭祀、传说等形式得以代际传承，并成为今天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的重要资源。

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制度与驿站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复杂的地形与气候条件，对交通制度提出了特殊要求。自元代开始，中央政权在西南推行驿站制度，设立驿亭、马站等，为军政人员、商人、僧侣提供住宿、马匹更换与物资补给。明清时期，驿站制度更加完善，南丝线上的驿站网络已覆盖主要商道和宗教路线。据史料记载，从四川成都出发，途径雅安、西昌、会理至云南大理一段，设置了超过50个驿站，覆盖了20余个县市和民族自治地区。这些驿站不仅是交通节点，也成为文化交流的微观空间：外来商人、信仰人士、学者、民族首领等在此歇脚、交谈，推动多民族信息与观念的传播。驿站制度还催生出“驿站村寨”与“边地集市”，成为各民族聚居与共居的重要地理节点。这些驿站兼具文化与功能双重属性，其碑刻、建筑、习俗至今仍在部分地区保留，构成了南丝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5]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过去的历史遗产，也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下，南丝路线正从历史叙述转变为现实路径，成为中国向南开放的“战略文化廊道”。以四川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记忆，也展示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文化自信。

二、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四川）国际传播的策略

（一）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国际传播的叙事话语策略

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在于语言的对外传递，更在于文化意义的叙述与认同的建构。它本质上是不同文化主体所掌握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建构与竞争。在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叙事话语的关键任务在于如何把分散的文化资源整合为可以讲述、可以理解、可以共情的“故事”，从而建构具有全球传播力的文化“元话语”体系。

1. 历史悠久的贸易文化：打造跨文明交流的故事线

南方丝绸之路最初作为一条基于自然地理条件和区域经济的

贸易通道，其所承载的商品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也作为文化象征的“物质记忆”被编码在多民族的文化结构中。以四川为起点的这一通道，在古代便是蜀地丝绸、蜀布、筇竹杖、茶叶、玉器等商品的重要输出路径。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成都地区发展出季节性贸易集市、专门的货币制度，成为世界最早的纸币流通区域之一。宋代纸币制度的传播甚至远达越南，反映出川蜀地区在古代经济文明中的开放性。

三星堆出土的印度洋海贝、香料、饰物等，也表明古蜀早期即有远距离贸易联系。通过“物质+记忆”的方式构建贸易文化叙事，不仅能凸显四川作为西南物质文明枢纽的重要地位，还能通过“茶马古道—丝绸—交子—竹杖—香料”这一可视化文化链条，转译为具有国际传播力的文化符号。

（二）民族走廊的文化记忆：讲述共居共享的族群故事

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尤其是四川西南部，是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等多民族长期迁徙与互动的重要空间，是“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不同族群长期共处，其语言、信仰、节日、婚俗等都在互动中形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混合型文化样态”。例如，西昌大凉山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其“火把节”不仅具有彝族的太阳崇拜起源，也因白族、纳西族、傈僳族的共同参与而发展为西南地区多民族共享的仪式性节日。

这些文化记忆具有跨族群共鸣特性，是构建中国式多元一体文化认同的典型范式。在国际传播中，可通过民族节庆故事、传说神话、口述历史等方式，呈现出四川段“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真实文化生态，从而强化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交融性特征。

（三）文化的相互交融：展示信仰与智慧的交流路径

南方丝绸之路还肩负着宗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四川自古便是道教、佛教、民间信仰交融的重要区域。成都平原拥有文殊院、宝光寺等汉传佛教重镇；峨眉山则是东亚佛教名山，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有长期的宗教交流史。此外，庐山清代以降成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典范空间，展示了中国宗教多元并存的制度文化。

国际传播中，可围绕“礼仪之邦”“和合文化”“心灵对话”三大叙事主题展开：通过弘扬佛教慈悲、道教自然观、民间信仰的乡土智慧，讲好“中国信仰故事”，提升中华文明的人文温度与精神张力。

三、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国际传播的媒介策略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媒介已成为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通

道。从传统报刊、广播，到数字平台、人工智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的国际传播亟需多层次、系统化的媒介整合策略。本文提出三重媒介策略：

（一）传统媒介的深度文化叙事平台

传统媒介如文化纪录片、历史期刊、民间传说集、地方志整理等，依旧在国际文化展览、学术交流中拥有强大话语权。四川作为南丝起点地区，可依托本地高校、研究机构、文旅部门等打造《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记忆丛书》或专题纪录片，如《中国·南丝纪行》《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节日》等，深入讲述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的文化生活与信仰体系。

（二）数字媒介的可视化与算法传播策略

数字时代赋予文化传播以新的逻辑。以抖音（TikTok）、快手（Kwai）、微博、Bilibili、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介平台，不仅拥有高频传播特性，更基于算法精准投送、多模态表达与交互式参与，成为文化叙事的“第二现场”。在国际传播中，可以重点打造以下数字内容：

微纪录片与短视频系列：如《本主的传说》、《火把节记忆》、《走读南丝》等，结合真人口述、神话动画、节日现场、祭祀仪式等复合影像；图文类新媒体推文：通过“地方公众号+国家话语”合作（如“大理发布”“中国日报”等）提升文化可信度；数字文旅地图/虚拟场景重构：利用AIGC生成南丝场景，如茶马古道上的市场、节庆等，实现“可漫游的文化记忆”。

（三）人工智能与AIGC的战略性融合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视频、语音、3D建模等领域的应用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方式。例如，可通过AI生成大理古城的历史场景复原、本主信仰神话动画、节庆VR体验，构建出融合真实与想象的文化传播空间。同时，在语言AI方面，如多语种自动翻译、语音合成等工具，可大幅提升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素材在全球的“传播适配度”，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等目标传播区域的落地性更强。

四、结语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地理上的通道，更是人类文明交往与信仰文化传播的象征性通道。四川段作为起点区域，具有历史纵深、民族丰富、文化多元的显著特征。叙事与媒介双轮驱动，通过构建全球化叙述力与数字化传播力，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将能更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地走出国门，走进世界，真正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在地化、形象化与情感化目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B/OL]. 新华社, 2021-05-31.
- [2] 程曼丽. 从元话语理论看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建构逻辑 [J]. 对外传播, 2023, (09): 4-8.
- [3] 常江, 杨惠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国际传播：趋势与检视 [J]. 对外传播, 2024, (06): 18-22.
- [4] 曾祥敏, 黄睿思. 地方叙事、国家站位、全球视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战略定位与差异化路径 [J]. 青年记者, 2024, (07): 18-25.
- [5] 段渝. 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成果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05): 25-31.